



世說新語卷之

八

劉義慶撰

宋

平年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

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

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

朗多所遺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

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

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譽美人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儔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

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
名士傳直云王叅軍或云趙家先猶
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
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曰夫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暘嵇
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
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劉玉喬裴
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
之才儁元甫之清中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佐廡
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
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
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丞相目子躬
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
所歎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夫長於自藏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

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
允作雅人自多於遠最是臣少所知
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
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
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
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
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示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語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王丞相云乃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

巖巖下望之之峯距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
減阮主簿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
有客公頭鬢未埋亦小倦客曰公昨
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
太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
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
楊侯淮之牙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
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
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揚州解舍按行而言曰我正
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

卷之五
六
屢發此歎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
江我不獨拜公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
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
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
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
歎賞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
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
朗是大才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
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庾公爲護軍屬相廷尉覓一佳吏乃
經年相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
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

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相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歲
中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
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
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
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稱恭為荒年
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
庾長仁為豐年玉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
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
拔萃國舉

庾穉恭與栢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
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旣佳且足作
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也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
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
出於外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
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

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
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
史曰向客疊疊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
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
之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相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
可兒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
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
亦勝人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與
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

可得測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

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

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

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

四族之儁于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

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王虞為長琳
宗謝為弘道伏其和氣亦堪奉並是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
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
墮其雲霧中其言或自寒再人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
有節史附林公真長可謂金玉蕭堂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

北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
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
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
庾赤玉胷中無宿物史附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
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
有情致王謝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中軍殷韓太常曰康伯心自許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適成殊不易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阮光祿云玉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
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上江左興亡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謝太傅為栢公司馬栢詣謝值謝梳
頭遽取衣幘栢公云何煩此因下共
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
人不史云云以對思謝也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
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
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
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
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譽六何愚疎樞公卦首燕銜東門人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暘似

達或云尚自然令上
相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
相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
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
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
水而能管友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

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
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
故是凶物復更聽王又曰自是鉢鈺
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

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
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
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
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
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

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
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
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
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

耳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
復其言亦乃無過齊臆我凡其木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
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
賢故自有才情

主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
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
風云其阿太在曾歐人游則來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
嘗北面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

遊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入郗

嘉賓
人問王長史江郟兄弟羣從王答曰
諸江皆復足自生活何暇再與林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
出戶去不復使入思外郵重隘曰昔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入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
釀中酒云王外簿樂語之對出自門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
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
為徹朗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
新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
住亦終日忘疲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不諳
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曾
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希里姨兄弟潘
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予親伊姑我

父唯舅是許允壻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
伯道無兒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
厚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
人事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
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
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
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郗共义手語
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
多有許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
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

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
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
人不能已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
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
歛郗容之王神意閒暢謝公傾目還
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
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謂曷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
灑相遇其復情情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卿風流雋望真後
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

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曰亭亭直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
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
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
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
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
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
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

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
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
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
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
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
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

止阿大羅羅清疎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
頗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
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栢玄問仲文卿家仲堪
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
世足以映徹九泉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見陸績顧劭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

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

安其言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

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謚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顓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頤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
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
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
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
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
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
不匝樂言爲得然竝爲後出之儁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
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
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
拙於用長

王夷甫云閭丘沖優於滿奮郝隆此
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
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
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
曰不知我進伯仁邊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栢宣武同俠其
人有才理勝望王丞相嘗謂駿曰孔
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
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

喪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鑿周
曰鑿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郝郝曰周
顛比臣有國士門風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
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
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
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

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
左右躡公公乃止嘗是漢與曰知未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
嵯嶩漢軍屯與公問國事四文同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
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
丘一壑自謂過之自謂何如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賴曰敞時論

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
酒者也武伯道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郝鑿云何
周曰陛下不須牽顛比與公問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
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
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

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治故也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
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
臣不如亮則不備以共出安隄千里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
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
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
示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

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真大修計
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
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
常失色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
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

得其人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
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
一條而已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
萬安邪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
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
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

耳
此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
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
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
傷其道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

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爲重栢温
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
不可云云栢平姓世累代駐蘇林文淵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
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不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
答曰故當勝耳

栢公少與殷疾齊名常有競心栢問

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
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
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潤恬和栢温
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
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
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
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

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
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
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
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相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
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
流中人耳相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
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相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
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
出我下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
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
不及孔巖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相元子箕

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
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栢護軍
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栢答曰弘治膚
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
有都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
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
栢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
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
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
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
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

親授璽綬示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
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
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
不異人意其或始於此歟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
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
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

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
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
破的勝我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
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
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
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

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由惡言不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人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相公
相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
能復語卿求外問文問流或問自問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
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
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
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
許將北面公曰何如王右軍林公曰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
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
當裂眼爭邪
劉尹云人言江鄰田舍江乃自出宅
屯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
姊夫蘇則孫愉子也舍或或自出字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惜惜似道矣
元差可以擬道安曰始勝或或則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潤於林道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
故當攀安提萬釜牙則獸一舍合
孫興公許玄度皆其時名流或重許

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
取於許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
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
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
嘉賓言為得公或云或或則不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
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肯百之

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
時以此殷洪遠思誠足備公問流爵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
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
林公勳可敬育至魚魚無志無情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
輩初不臧貶七賢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

伊窟窟成就于始而夫輩語其推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
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
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
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
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
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
曰固當不訶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
曰外人那得知賀長安愈贈公曰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
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
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
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

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

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

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

挫撻自難為人冀小郗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

贊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

卿慢世言其不為高士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閭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耻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

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此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曰謝安辭出谷本其美也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謝安答伯子林是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

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
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
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栢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
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
子敬答曰楯梨橘柚各有其美

舊以栢謙比殷仲文栢玄時仲文入
栢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

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
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
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
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
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
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

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救免罪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
君何以亡所任何大答曰其任人不
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
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
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
今也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

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語
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
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
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
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
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
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

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尚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
歛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
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
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
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之亦知矣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
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
曰舉卻阿堵物亦夫不他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
貪欲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並言
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
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
捉衣裙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
窓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
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
遂斷飲酒
許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不至石
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
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
亡日去耳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
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

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
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
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
勲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在小市居私
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
訴不得理遂至槌登聞鼓猶不被判
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

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
頭曰若麻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
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
聞卽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
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
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卽
知蚤已毀壞之心然長次別封丸至
郝大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其

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
每見必欲若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
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
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友當乖別必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
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
願公勿復談郝遂大噴冰矜而出不
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
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
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
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
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
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
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將至吳密敕左右令人閤門放火以
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
必將有亂若為亂階請從我家始峻
遂止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

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

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

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
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長
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栢文之事不願
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栢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
夏往檢校之羅旣至初不問郡事經
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栢公問有何事
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栢公

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
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栢公竒
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
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
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
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王

帖鑑大傳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
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
與僧彌戲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
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
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
耳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
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
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竝明耳執
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
徒皆肅然增敬

相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
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
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磨

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栢道恭玄
之族也時為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
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答
曰公獵好縛人土會當被縛手不能
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
王夫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
歟歟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

栢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
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
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世說新語卷之五終
新五廼之字支誤而止
以之字解惠又甘棠文前之語更不
世說新語卷之五終

世說新語卷之六

宋劉義慶撰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
構椽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
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
活闊字王正嫵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椀酪魏武噉少許蓋頭

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
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
疑與去蘇吳唱合衆多親貴因問中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揚脩從碑背土
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
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
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
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

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
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
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
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天帝令國文淋淋未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斗斛竹
片咸長數寸衆云竝不堪用正令燒
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柅楮

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
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令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
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
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
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漁叟至
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
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

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相宣武惡其居兵權
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相方欲共獎
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
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
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
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卽詔轉
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
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
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
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
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
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

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
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問炊
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
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
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
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
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

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
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
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籜上有人從長
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
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
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
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

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
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
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
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
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
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二
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

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
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
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兒云已
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
熨斗中而柄熱今旣箸襦下亦當熨
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

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
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
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
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栢宣武薨栢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栢
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此
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
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

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太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
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
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
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
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
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
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
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
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
焉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

打唾壺壺口盡缺此以不臣以收意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
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
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王夫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
叅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
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
黑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

將三千兵築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穉恭旣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
重未在此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
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
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
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
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
其氣十倍

相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
巴蜀搢紳莫不來萃相旣素有雄情
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
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
旣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
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相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
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相石虔司空豁之長孫也小字鎮惡
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
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
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
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
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
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
意往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
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
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
覺一坐無人
柏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

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
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
哉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
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
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

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
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麩既噉大汗出
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
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
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

稽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
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
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
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
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

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
羣如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
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
人謂之連璧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
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

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
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
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
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
則如玉山土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

忽土木形骸入息去顯照而然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
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
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
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
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曰斐和問

王太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
在瓦石間宋郊田公云南門圍命不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
自放必無憂也庾風安仲死陶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
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
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

或云謝幼輿言俞允融風姿石矣
周侯說王長史父形貌既偉雅懷有
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詐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
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
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

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
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
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
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
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
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
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

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

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

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
自有鳳毛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
軒韶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
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
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
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窓下彈
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
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
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請桓宣
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

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
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
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
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
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復處山澤閒
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
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
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
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
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
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
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遘跡虎並
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
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
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
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
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
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
在正見清河县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
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
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
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

闔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
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
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峰穎
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
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
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效而企羨第十六 對 賦 爲 八 載 世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
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
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望太喜衣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
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
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
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亦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

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
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
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
始至猶貪與少其周旋各水雲樓與
郝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
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

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羊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擲其喪顧
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
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
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
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

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
來便爲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爲尚善於蔣公題乘車孫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
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
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
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
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

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徃省之王悲不
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
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
感動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

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
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
置靈牀上張季膺往哭之不勝其慟
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
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
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

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
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
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
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
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
臨殯以麈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
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
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
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
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二
慟幾絕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
木已積冀神理縣縣不與氣運俱盡
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
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
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
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

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王
於是往哭督帥乃約不聽前曰官平
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
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東亭元景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
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
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
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

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
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
弟曰雖棖楠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羊孚年三十一卒相玄與羊欣書
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
歎如何可言此為突特矣天
相玄當墓位語示鞠云昔羊子道恒

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
元而恩恩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
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
其人擁郗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
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
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

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
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
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
盡還還半嶺許聞上嚙然有聲如數
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
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
保身之道不足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
絕與之遊張翊去登曰吾求以高矣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
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凡侍
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
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
復以一爵假人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

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
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
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
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
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
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
于時符堅臨江荆州刺史桓沖將盡
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
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
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
見沖因陳無用僚然而還居陽岐積
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
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
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
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
翟不與語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
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
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
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

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
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
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
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
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
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

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
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
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
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
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
天下之寶耳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

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回薄衣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
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
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
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傳約亦辦百萬
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也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
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
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
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
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
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
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
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
漢帝帝以明君克行既召見而惜之
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
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
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
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
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
直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
時來邪云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
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

陵亦竟不歸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爲好
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
可爲其況惡乎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竒醜交
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
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
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
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旣
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
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
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
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
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旣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

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

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
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
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
婦人比蹤英傑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
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
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

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
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
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
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
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
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
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

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
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
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
我度爲勝之人是爲常交問公公曰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
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
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

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旣而母謂
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
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
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
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
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
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

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詔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于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

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
才女德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
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
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無敬或由其意則信之禮敬
李平陽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時以此
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
民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遂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入走從門入
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此
女甚高明重每咨焉謂為女家物矣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
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
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
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

八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
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月
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
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
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
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
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
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人妻妾人

陶公少有太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
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
于時冰雪積自侃室如懸磬而逵馬
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
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
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
薪坐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
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

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餧餉母毋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栢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箸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栢豁女也徒跣求進

聞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
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
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
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
門王王鄧不然博容翁曰固知家士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
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
恐傷盛德買又李持杖為美其成醜

相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
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
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相公大
笑箸之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
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
乎爾汝可無煩復往亦不惡也可也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

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
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
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
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不意天
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示鞠見几惡
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
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
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
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
同穴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
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
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

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齊吳王女並遠遊齊國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
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
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
闔廬洲中逢桓南郡示鞠是其外孫
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

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
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
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
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吳太

術解第二十卷以對已汎或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謂
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
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

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
一言直聃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
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
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
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
神識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
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
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
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
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
遂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
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
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其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

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
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
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
樹木與或曰樹塚宅謂郭璞為火葬於
相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
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
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
臍督郵言在兩上佳則墓志水不盈

郝惜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
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
便脈云君疾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
致耳合與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
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
也去時謂物因感無別意其至也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
給使忽叩頭流血詰問其故云有死

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入母
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
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
遂令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此劑湯
便愈於是悉焚經方有期唯大元注
好瀉云吾夫病甚至是辭甚大受
君仰泰閣本去開成命許既之將來
世說新語卷之六

世說新語卷之六

